

鮚埼亭集外編

第二函
第七冊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 四

題惲氏劉忠正公行實後

遜菴先生在劉門其勇於急難不下視公開美行實一篇最詳盡惟言意爲心之所存則遜菴有不盡守師說者故黎洲別撰行狀一篇然遜菴所敘閒有黎洲之所未及者當並存而不廢也遜菴之自敘曰日初避亂天台聞計道阻嗣後嶮嶇閩粵越五年己丑南還始得哭先生於古小學然則遜菴丁戊之閒殆亦嘗參海上軍

事者乎赧王之立也世謂史閣部所以持異議者出於
呂大器錢謙益而遜菴行狀與忠正子伯繩所作年譜
則謂馬士英先持異議其後中變遂嫁之史公此異聞
也當更攷之遜菴後嘗爲僧然有託而逃不以累其正
學近議於忠正祠中配享諸高弟有不知而欲去遜菴
之名者予力持之得免遜菴之子壽平工畫今人皆知
之而遜菴身肩正學之傳以遺民不媿其師反寂寞無
能道之者甚矣原伯魯之多也

明大學士熊公行狀跋

明史所作公傳皆本行狀而乙酉以後起兵之事甚略

蓋有所諱而不敢言予則以爲不必諱者夫浙東一隅之地其不足以抗王師也明矣然使當時如公之策盡公之才則王師亦終煩擘畫而江上未必不以此延歲月之喘乃卒不能用其言也是則天命在聖朝雖有善者無如何也故正惟詳述之而後知亡國之際未必無人而回天之力無自而施也方潞王之在杭州也蕪湖信至公與戴山劉公奔赴公議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潞王已定策迎降不納於是東歸劉公絕粒而起兵事屬之公公歸姚數日事未集劉公遲公不至垂死張目曰兩股豈憊約哉劉公卒之二日

而公兵起山陰會稽兵亦起公哭於劉公旒前而行閭
六月二十五日會師西陵駐營龍王塘時列營數十參
差前卻不一公軍於其中最弱而戰最勇每出兵必先
戰戰輒爲大兵所首衝或敗公輒再整兵不少挫於
是樞輔張公國維約諸營以十月初八日爲始連戰十
日是日公與陳公潛夫合營而進部將盧可充先登有
功次日復戰又次日復戰諸將史標魏良皆有功息兵
三日復出史標伏兵西岸魏良先出戰死伏發大兵
不利益兵至公姪茂芳出鬪史標以大礮衝之又捷未
及十日收兵而止而公已四戰勝負亦相當先是公與

諸軍議以江面仰攻甚難不如閒道入內地爲攻心策而海寧諸生顧名佐適來乞師又查繼坤查繼佐兄弟亦至繼坤爲公言臨平陳萬良之勇能梗大兵平湖馬萬方亦來公喜以書幣招萬良至則請於王以爲平吳將軍議西渡乃以十月十八日使部將徐明發渡江策應萬良方爲大兵所困明發至而免於是公軍遂西行殺臨平務官至北陸萬良與明發合軍札五杭敗嘉湖道佟國器軍焚大舟二奪小舟二十餘大礮四甲三弓三十一刀槍共一百四十餘時十月二十二日也次日札新市次日札雙林次日遂至吳江次日以軍無

繼退五杭復退臨平次日至天開河 大兵正邀擊而
公以中軍至遂濟江是役也浙西爲之一震而惜其不
繼而返也十二月朔 大兵伏內墩張公國維部將趙
天祥西渡公軍應之張軍在上流公軍在下流 大兵
徘徊不果出各以其軍返二十四日張公復議分道齊
出奪門方國安軍先敗諸將不救公與陳公潛夫王之
仁血戰於下流得相持而諸軍氣已沮公憤甚乃乞師
於張鵬翼裘尚夷仍與陳公合軍以出國安亦遣兵來
會稍有斬獲公始終欲用西師乃請封萬良爲平吳伯
以吳易爲總督朱大定錢重爲監軍大定身至浙東請

期且言嘉善長興吳江宜興皆有密約而瑞昌王在廣
德引領以待查繼坤馬萬方輩皆喁喁也於是孫公嘉
績錢公肅樂亦助公請公議由海寧海鹽直趨蕪湖以
梗運道又慮二郡可取不可守則引太湖諸軍以爲犄
角足踞浙西之肩背而困之萬良請但得兵三千人給
半月餉卽可有成顧公軍不滿千人其餉又減口以給
陳公軍無可支而餘營有兵有餉皆坐視公雖大聲疾
呼繼以痛哭而莫如之何孫公乃遣知餘姚縣王正中
獨進至乍浦不克而還於是萬良三疏請行公爲之力
措得餉又無舟乃以兵陸進胥矢石以前幾克德清而

德清內應之民兵先潰公部將徐龍達死之於是吳易方以軍來會而公兵以無繼已渡江浙撫張存仁大出兵攻易則萬良之軍入山自保不敢復出是役也使江上有牽制之兵則公軍尚未返萬良與易皆得互相援而又以獨進敗於是公請急援萬良永豐伯張鵬翼宣義將軍裘尚爽皆請行而開遠伯吳凱尤毅然請獨任之行且有日忽有詔張鵬翼援嚴吳凱守溫其局復散最後而大學士陳盟亦助公請乃復議別遣翁洲石浦兵由海道行又令姚志卓出廣德其事益迂緩而江干已失公亦入海卒死鄭彩之手蓋自畫江事起諸公皆

忠臣而所謀之銳志之專膽之勇未有過於公者諸野
史多疏漏祇蕭山徐氏浙東紀略稍具首尾予故旁參
互證別爲行狀跋尾一篇以比張中丞傳書後之例云
公生平頗畏其夫人之嚴故在北都嘗置一妾生子而
畱置之京未嘗攜歸及公入海并一子爲彩所害而妾
自京歸攜其子得以奉公之祀此亦狀所未載者而萬
良軍敗被執亦不屈以死萬方從公入海竟卒於域外
徐氏浙東紀略亦有誤者如謂王之仁來歸出公之
力不知此乃錢忠介公事誤移之公高氏雪交亭錄
則謂公子爲鄭彩壻公死後尚育於彩家亦誤也

題陸鯤庭陳玄倩傳後

鯤庭玄倩二先生之構難也至傾江浙諸社各分左右袒鯤庭得十八玄倩僅十二檄書輩出殘明門戶之爭多起於細微卽此可驗相傳鯤庭矜而亢玄倩不持小節各有瑕疵玄倩之按中州方略大震或語鯤庭曰爰益亦自可人鯤庭殉乙酉之難玄倩跳而東起兵於西陵之下莊疇昔浙東才彥和鯤庭者如萬履安劉瑞當輩始皆謝過結歡恨前此不相知而玄倩首上疏爲鯤庭請贈諡時益歎爲不可及玄倩之起兵也破家餉軍事去曰我不可以負鯤庭挈其妻妾沈水而死未幾鯤

庭入夢於其子曰若輩小兒恐未知大義自今以往其
與陳氏後人重敍舊好以永世世先太常公聞而嘆曰
曠林之戈一變而其爲鄧林之杖更何尤哉初鯤庭最
善者曰宮允吳君其殉也呼之與偕而宮允逃之君子
曰人固不易知也

題馮鄴仙尚書行狀後

浙東以沈文恭公之故黨議所錮及於四朝斯真可謂
黨錮者矣馮氏兄弟始一舉而洗之而人才復通可謂
大有功於浙東者也然尚書才大故聯絡太廣相傳前
此東林門戶甚嚴至尚書始有佛門廣大之說稍收彼

黨以爲我用石齋先生之禍謝陞魏照乘必欲殺之尚書授計於吳來之遂得涿州之力以起宜興得宜興之力以救石齋是蓋不得已之用心也而尚書亦以此蒙謗及尚書自中樞歸世謗其爲避事以爲負國則其說尤不公予謂尚書之去位並非負國何也尚書力爭秦督之出關矣甚且請身先下獄以觀其言之驗而思宗必不之聽不可則止是宜去之時矣必栖栖而取陳新甲之禍則愚人也尚書之料事如此思宗不能竟其用斯國之所以亡也而以之謗公不已冤乎

野史謂宜興欲復涿州冠帶而不能尚書勸其引興

化同升以爲助興化旣相負前約於是與宐興有隙
此說亦不覈興化亦豈反覆若此據黃氏宦夢錄則
謂尚書不甚合於興化力糾袁繼咸不任江撫又與
前說相背此等皆不足信之言

蔡忠襄公傳後論

明烈帝時以西竺之傳講學者蔡忠襄公雲怡黃忠潔
公海岸金文毅公正希皆先後殉節是固淦水所云佞
佛不害其爲君子者歟然或又云三公多此一講學也
陽曲傅氏作忠襄傳多軼事其所載山東人李氏講木
虎乃甚言忠襄之迂非有用才也講學諸公不切時務

蓋誠有之然陽曲竟謂忠襄雖死實無功於晉其有功在提學江西時能得萬元吉揭重熙曾櫻支柱天地足以言功則過矣忠襄卽不克以保晉爲功而克以一死示晉人綱常之義卽功也且萬揭曾三公之死足以爲師門之功而忠襄之以身倡死反不足爲功亦過於責備賢者矣忠襄豈敢以一死爲功在論者正不可以其盡瘁危疆爲無功也況據陽曲言忠襄先擲寧武周公共守太原周以師至忻矣而國人謂周之部下皆邊兵不可測忠襄不得已謝遣之然則使周公得入城共守事未可知忠襄之無功未可以咎忠襄也三公中正希

最稱知兵然觀其薦用申甫得無亦木虎之流亞哉

書熊魚山給諫傳後

姜敬亭熊魚山並糾陽羨相國得譴但敬亭因疏中有
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一語思陵怒其詰問詔旨遂責
二十四氣姓名至魚山則似原未能無罪者嘗讀盧函
赤續表忠記言其自建言降調以後怏怏矢志會求光
祿丞不得嘗思所以報之迨兩次召見因首輔在旁不
敢盡言卒聽吳來之之託默然神沮游移畜縮全屬私
見以烈皇之猜察即令披肝瀝血絲毫無瞻顧猶恐言
不見信況如此者能不動其疑乎故尹宣子謂帝是時

魚山集卷三
已慍首輔實怒魚山之首鼠謂其兩下討好遂反以誹
謗大臣加之雖未知然否要之固宜矣

跋始寧倪尚書墓銘後

鴻寶先生在明諡曰文正其在

國朝諡曰文貞當時禮部牒行浙撫下倪氏文卷可據
也今明史並作文正誤矣初明人本擬諡爲文忠先生
之弟朗齋願得文正或曰文正古未有以贈死難者朗
齋曰是乃所謂得正而斃者也議遂定於是同難杞縣
劉宮允亦用此諡并及於遜志先生皆以朗齋之言故
也文貞之諡於義略同然終未可竟混爲一也